

读·品·悟® MING JIA MING
PIAN JIN XIAO YUAN

名家名篇 进校园

主 编 ◎ 高长梅 分册主编 ◎ 王怀郎



写人叙事散文选
中学卷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燕山出版社

●读·品·悟® “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

写人叙事散文选·中学卷

主 编◎高长梅

分册主编◎王怀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品·悟”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写人叙事散文选.
中学卷 / 高长梅主编; 王怀郎分册主编. — 石家庄: 花山
文艺出版社, 2012.12

(“读·品·悟”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 / 高长梅主编)

ISBN 978-7-5511-0776-1

I. 读… II. ①高… ②王… III. 阅读课—中学—
课外读物 IV. 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0634 号

丛 书 名: “读·品·悟”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

丛书主编: 高长梅

书 名: 写人叙事散文选·中学卷

分册主编: 王怀郎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刘红哲

责任校对: 齐 欣

特约编辑: 李文生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24 / 28 / 29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50 × 1080 1/12

字 数: 125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776-1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辑 多年父子成兄弟

-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002
父亲的玳瑁 鲁彦 004
父子情 [德]赫姆林 张黎/译 009
继父节 [美]贝丝·莫莉 013
母亲 碧野 015
慈母情 霁野 017
母亲的河 尧山壁 020
母亲的心 [美]罗伯特·舒勒 024
年轻的母亲 [法]瓦莱里 卞之琳/译 025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文蔷 026
我的母亲 胡适 031
父亲曾经是老师 安宁 035



第二辑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 “嘿，护士小姐！” [美]杰奎琳·柴布里斯基 038
红色的圣女 [法]巴比塞 039
老人和太阳
[西班牙]维·阿莱克桑德雷 祝庆英/译 043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冯至 044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 047
想你，阿胡子！ 黄宗英 050
放风筝的女兵 李清明 054
影子 [波兰]普鲁斯 058





第三辑 想我眷村的弟兄们

- 哭小弟 宗璞 062
邻居 [苏联]邦达列夫 刘同英/译 065
奶奶和1953年的诺贝尔奖 董玉洁 066
同学 梁实秋 068
亡人逸事 孙犁 070
我的水手舅舅 [英]玛丽·安·兰姆 073
我们的老校长 端木蕻良 079
想我眷村的弟兄们 (台湾) 苦苓 082
有关我外公的报道 [德]米勒 088

第四辑 绝代的学者

- 别路遥 陈忠实 092
蔡元培先生 余毅 094
大地的女儿 老舍 097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099
怀念曹禺 巴金 102
记郁达夫 唐弢 105
绝代的学者 凌叔华 108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110
钱钟书一家 杨绛 112
忆白石老人 艾青 115
与佩弦(朱自清) 叶圣陶 120
追悼徐志摩 胡适 123



第五辑 历史背面的断忆

- 爱在文章外 冯骥才 130
悼念乔治·桑 [法]雨果 姚远/译 133
凡·高 余光中 135
在冬天，怀念梅志 李辉 138
最后的吟游诗人 [爱尔兰]叶芝 141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蒋梦麟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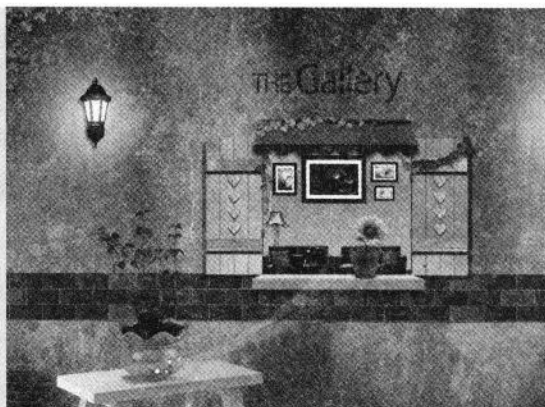
第六辑 吃早茶的人

- 吃早茶的人 沙汀 150
富人和穷人 [法]拉布吕耶尔 152
卡先生的故事 [德]布莱希特 153
烧炭人 [西班牙]巴罗哈 154



第一辑

多年父子成兄弟



不过才整顿行装，
母亲却问我何时归去。
蕴藏着多少的悲哀，
离别时，
母亲的心中，
妹妹的泪里。



多年父子成兄弟

文 汪曾祺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猹(qiǎn)。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笔直地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展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色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在小西瓜（这是拉身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们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乌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大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17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才从幼稚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

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7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父亲的玳瑁

文 鲁 彦

在墙脚根刷然溜过的那黑猫的影，又触动了我对于父亲的玳瑁的怀念。

洁净的白毛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妇人透明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玳瑁”这个名字。

在近来的这一只玳瑁之前，我们还曾有过另外的一只。它有着同样的颜色，得到了同样的名字，同是从我姐姐家里带来，一样地为我们所爱。

但那是我不幸的妹妹的玳瑁，它曾经和她盘桓了12年的岁月。

而现在的这一只，是属于父亲的。

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有3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只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不足以通知我似的。

但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时，玳瑁便在门外“喵喵”





地叫了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它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玳瑁,这里来!”

我初到的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4个人,在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它进来,又说了。

但是玳瑁只回答了两声“喵喵”,仍在门外徘徊着。

“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儿,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哪,在这里了。”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它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它的感觉,用手抚摩着它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它,它便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它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它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它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它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的。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了一些鱼来,而且给它储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它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它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亲脚后的被上,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

子里了。

玳瑁有两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它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父亲记念着玳瑁夜里受冷，说它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

半个月后，玳瑁对我也渐渐熟了。它不复躲避我。当它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摩着它的颈背，它伏着不动。然而它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来。就是母亲，她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亲呢，只要叫一声“玳瑁”，甚至咳嗽一声，它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玳瑁到邻居处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玳瑁玳瑁”，东西寻找着，不见它回来。父亲却猜到它哪里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玳瑁”，玳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它便老远地听见了。”

“是哪，它只听我管的哩。”

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

6月4日的早晨，我带着战栗的心回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摩。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摩玳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摩着它，亲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玳瑁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它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玳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干瘪了一些。

玳瑁正怀着孕，需要好的滋养。一想到这，大家更是焦虑了。

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玳瑁在厨房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





些。大约它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它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了的样子。

一星期后,家里的戚友渐渐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它,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它跟着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也从没有听说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它。我们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

可怜的玳瑁。它不能再听到那熟识的亲密的声音,不能再得到那慈爱的抚摩,它是在怎样的悲伤呵!

三星期后,我们全家要离开故乡。大家预先就在商量,怎样把玳瑁带出来。但是离开预定的日子前一星期,玳瑁生了小孩子。我们看见它的肚子松瘪着。

怎样可以把它带出来呢?

然而为了玳瑁,我们还是不能不带它出来。我们家里的门将要全锁上。邻居们不会像我们似地爱它,而且大家全吃着素菜,不会舍得买鱼饲它。单看玳瑁的脾气,连对于母亲也是冷淡淡的,决不会喜欢别的邻居。

我们还是决定带它一道来上海。

它生了几个小孩,什么样子,放在哪里,我们虽然极想知道,却不敢去惊动玳瑁。我们预定在饲玳瑁的时候,先捉到它,然后再寻觅它的小孩。因为这几天来,玳瑁在吃饭的时候,已经不大避人,捉到它应该是容易的。

但是两天后,我们十几岁的外甥遏抑不住他的热情了。不知怎样,玳瑁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先被他很容易地发见了。它们原来就在楼梯门口,一只半掩着的糠箱里。玳瑁和它的小孩们就住在这里,是谁也想不到的。外甥很喜欢,叫大家去看。玳瑁已经溜得远远地在惧怯地望着。

我们想,既然玳瑁已经知道我们发觉了它小孩的住所,不如便先把它的小孩看守起来,因为这样,也可以引诱玳瑁的来到,否则它会把小孩衔到更没有人晓得的地方去的。

于是我们便做了一个更安适的窠,给它的小孩们,携进了以前父亲的寝室,而且

就在父亲的床边。

那里是4个小孩，白的，黑的，黄的，玳瑁的，都还没有睁开眼睛。贴着压着，钻做一团，肥圆的。捉到它们的时候，偶然发出微弱的老鼠似的吱吱的鸣声。

“生了几只呀？”母亲问着。

“4只。”

“嗨，4只！怪不得！扛了你父亲的棺材，不要再扛我的呢！”母亲叹息着，不快活地说。

大家听着这话，愣住了。

“把它们丢出去！”外甥叫着说，但他同时却又喜悦地抚摩着玳瑁的小孩们，舍不得走开。

玳瑁现在在楼上寻觅了，它大声地叫着。

“玳瑁，这里来，在这里。”我们学着父亲仿佛对人说话似地叫着玳瑁说。

但是玳瑁像只懂得父亲的话，不能了解我们说什么。它在楼上寻觅着，在弄堂里寻觅着，在厨房里寻觅着，可是不走进以前父亲天天夜里带着它睡觉的房子。我们有时故意作弄它的小孩们，使它们发出微弱的鸣声。玳瑁仍像没有听见似的。

过了一会儿，玳瑁给我们女工捉住了。它似乎饿了，走到厨房去吃饭，却不防给她一手捉住了颈背的皮。

“快来！快来！捉住了！”她大声叫着。

我扯了早已预备好的绳圈，跑出去。

玳瑁大声地叫着，用力地挣扎着。待至我伸出手去，还没抱住玳瑁，女工的手一松，玳瑁溜走了。

它再不到厨房里去，只在楼上叫着，寻觅着。

几点钟后，我们只得把玳瑁的小孩们送回楼上。它们显然也和玳瑁似地在忍受着饥饿和痛苦。

玳瑁又静默了，不到10分钟，我们已看不见它小孩们的影子。现在可不必再费气力，谁也不会知道它们的所在。

有一天一夜，玳瑁没有动过厨房里的饭。以后几天，它也只在夜里，待大家睡了以后到厨房里去。

我们还想设法带玳瑁出来，但是母亲说：

“随它去吧，这样有灵性的猫，哪里会不晓得我们要离开这里。要出去自然不会





躲开的。你们看它，父亲过世以后，再也不忍走进那两间房里，并且几天没有吃饭，明明在非常的伤心。现在怕是还想在这里陪伴你们父亲的灵魂呢。它原是你父亲的。”

我们只好随玳瑁自己了。它显然比我们还舍不得父亲，舍不得父亲所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路以及手所抚摩的一切。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气息，应该都还很深刻地萦绕在它的脑中。

可怜的玳瑁，它比我们还爱父亲！

然而玳瑁也太凄惨了。以后还有谁再像父亲似地按时给它好的食物，而且慈爱地抚摩着它，像对人说话似地一声声地叫它呢？

离家的那天早晨，母亲曾给它留下了许多给孩子吃的稀饭在厨房里。门虽然锁着，玳瑁应该仍然晓得走进去。邻居们也曾答应代我们给它饲料。然而又怎能和父亲在的时候相比呢？

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应该很健康着，它的小孩们也该是很活泼可爱了吧？

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着的玳瑁。



父子情

文 [德] 赫姆林 张黎 / 译

我常常去探望我父亲。有一天，他劝我去剑桥，我拒绝了。他问我理由，我回答说，为了德国革命，我愿意和工人在一起。自从我们这一场分歧之后，他再也不跟我争文化政治问题了。有时，我劝他到外国去。他微笑着瞥了我一眼：“为什么呢？”片刻之后，他接着说，“德国是一座监狱，但不是一座舒适的监狱。此外……”他接着又说，“我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赚过这么多钱了。人们必须承认，那些当权者为经济生活做了许多事情。”他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安慰他说，我的收入蛮够用。他的神色表明，他不想接着说下去，他坐在钢琴旁，我们弹起了莫扎特的奏鸣曲。

他这个人，向来不爱说话，具有一种疏远的、不露声色的和蔼，在他深深陷入沉

默和梦幻的时候,一旦有人要跟他说话,或者提出问题,他为了返回到现实中来,常常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他的目光会流露出惶恐不安,因为我从年轻时起,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形,所以毋需说明,我也能理解他的态度。从小我就听人说:“你的举止多像他呀。”尽管生活把我们分开了,可我却觉得,跟他始终贴得很近,不用问我便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的性格跟他太相似了。这一点他也许是知道的;在这样长时间之后,来揣度他那些极不连贯的谈话,对于我来说,倒是一种安慰了,可那些谈话,早在几十年以前,就以他的亡故而变成了冷冰冰的沉默。

每天拂晓,在用早餐和女秘书到来之前,他总要弹两个小时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他的钢琴历来弹得十分出色,和从前相比,在这个为他所鄙视的时代,他弹得更多了。是音乐不断地给他以生机,现在他同钢琴一起度过一天的大部分时光。有时他让我跟他一块儿演奏,我的小提琴拉得还不错,当然是无法跟他相比的。可他总是夸我,因为,正如他说的那样,我理解我所演奏的东西,演奏规模不等的室内乐,从前在我们家是惯例,这时几乎不再举行了,我家的朋友和搭档都走掉了,或者尽可能地不来探望我们。有一次,一位朋友,一位非常出色的德国青年作曲家,在我和我父亲很少共同散步的路上,遇见了我们。多年来,他在我家出出进进,他是我父亲曾经帮助过的许多艺术家之一。现在他却匆匆地走开,回避跟我们打招呼。后来我听说,他再也未来过我们家。他在艺术上并未对纳粹作出任何让步;战争期间,他的一部最优秀作品,被一家最著名的帝国乐团搬上舞台,几天之后,便被宣传部禁演了。多年以后,我又遇见他。他以巨大的同情谈到了我的家庭和我个人;他问起我父亲的情况。我告诉他,在那个打砸抢之夜他被拖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其实,在我们之间并未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不过是从某一个时刻起,不愿意再同我们交往而已。很久以后我才理解,对某人怀有感恩之情,只有内心有力量的人,才能做得到,这对懦弱的人来说,是完全无法忍受的,甚至会刺激他反对自己的恩主。此公既非坚强有力之人,亦非软弱怯懦之辈;他属于那种第三类型的大多数。后来,我经常遇到他,那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从未提起他在大街上避开我们的那次邂逅和他疏远我们的事情。有时在他的目光里,流露出某种慌乱和企求,好像他意识到我又回想起了那件事情。这种表情弄得我十分尴尬。我并不想使他难为情,但我也未设法打消他的疑虑。这样的邂逅加强了我新的生活感受,使我有一种愿望,要么高声呐喊,要么保持彻底冷漠,这表明,我既感到某种惘然若失,同时又感到有所收获,正是这种收获,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关于我父亲后来的遭遇,我知道得很少,没有什么见证人。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年轻的钣金工人,在萨克森豪森看见他年底还穿着单薄的劳动服砸石头。我朋友说,他知道我父亲从未干过体力活儿;他还看见他被投入集中营之后,毫无怨言地扛抬重物,当初进去时一定是很可怕的。他在党卫队面前始终保持了一种令人感到奇怪的态度:守纪律、有礼貌、鄙视。

从前,他在这个不愿意放弃的国家,越来越感到寂寞。他要么弹钢琴,要么在他多年搜集的那些绘画中踱来踱去。这期间,我已经到了别的国家。每当我思念他的时候,出现在我眼前的,却不是他最后几年的形象,那几年本来就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我看见他同一些斯文的人在一起,他是那么年轻、敏捷、文质彬彬,我自己则显得又小、又沉默、又无足轻重,紧挨着我的女教师,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不知是什么人在我们附近对他身旁的人说:“这是一个多么漂亮人呀!”我惊讶了,他怎么会漂亮呢?他是我的父亲呀!我们家里常有客人来。如果人们午后到来,有时他们想见见我弟弟和我,我们两人或者我自己便被领到招待客人的房间,他们和蔼地跟我们打个招呼,马上便会忘掉我们。有一次,父亲正在同客人交谈,他的目光忽然落到我的身上,当时我正无所事事地站在一个角落里,他停下交谈,握住我的手,把我领到隔壁房间,他突然把我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一声不响,拼命地吻我。那是一个既甜蜜、又令人惊讶的瞬间,面对如此贪婪的吻,我极力要喘口气,我在他的怀里挣扎着,因为他那天脸刮得不光,他的胡子茬儿直扎我。他把我放在地上,领我走进儿童室,当我抬头看他时,我惶惑地发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看见他立即又返回儿童室,这可是很少见的。大概是一两年以后的事情吧,当时我大约6岁。他让我张开手,说要送给我们玩具。那是两件金属的小东西,是他从战争中带回来的两枚勋章。我们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玩,一直把它们跟我们的布缝动物和木制小汽车放在一块儿。后来我听说,1914年的时候,我父亲像大多数人一样,是信仰野蛮民族主义观点的,后来他变了,回来时他已经转变了立场。他很少禁止我们做什么,但却禁止我和弟弟玩锡铸的士兵,这是我

